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七種

王雲五主編

西洋教育思潮發達史

(三)

科爾著

于熙儉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洋教育思潮發達史

(三)

科爾爾著

于熙儉譯

漢譯世界名著

第五章 阿柏拉德

阿柏拉德 (Peter Abelard) 是十一世紀之末時，生在布勒塔尼 (Brittany) 一個小別莊裏。他的一生，是好像許多像他這樣熱心的學者一樣，脫離戰神，而追求溫柔的才藝之神。他的第一個教師，是理智主義派的洛塞林 (Roscellin)，就是因為對於三位一體的特別見解，以致從英國和法國驅逐出國的。阿柏拉德所到的地方，都是辯證學興盛的地方；他除了數學之外，對於各種學術都有相當的成就。他在僧院或主教區學校裏所學習的課程，特別是在那些大城市的學校裏，包括有七藝。在第十二世紀的初年，他住留在巴黎，此時的巴黎已是歐洲各處學生追求學問的中心點了。那時巴黎的各大僧院裏，都各設有一個學校，甚至有所謂猶太人的學校，女子學校，因為那時異教徒對於教會之反對不像以前那樣激烈，所以教會對於異教人也就容易些了。

當時巴黎最著名的學校，是宋蒲 (Champeaux) 的威廉 (William) 所開的學校，他是當

時法國最著名的辯證學家，不過後來他的名聲爲他的高足阿柏拉德淹沒了。威廉的學校，就是開設在著名的聖母院 (Notre Dame)。當時各學者討論最激烈的一個問題，就是波伊悉阿斯譯成拉丁文的坡菲立 (Porphyry) 的亞理士多德緒論中的一段話：『種』和『個別物』是否都有真實的存在。一般人認爲正面的答覆是對的，但洛塞林則以爲有共通性的種類不過是一種名詞而已。安瑟倫 (Anselm) 從神學方面向着洛塞林攻擊，威廉則從哲學方面向他攻擊。阿柏拉德就是因爲辯駁這個問題，得到歐洲思想界的欽佩，因爲他發見了關於種類和個別關係實在對的理論，並不是真實論或名詞論，而是概念論 (Conceptualism)。有共通性的種類並不是獨立的真實，也不是空洞的名詞，而是概括的觀念。阿柏拉德在離麥郎 (Melun) 三十哩之遠，自己開了一個學校；後來他遷移到與巴黎相近的地方。最後在名聲上他代替了威廉的地位，爲當時最大的辯證學家。

在他的自傳『我的痛苦的故事』中，阿柏拉德說他因爲身體衰弱的緣故，差不多與法蘭西相隔了幾年之久。等他回到巴黎的時候，威廉已穿着黑袈裟爲正式的僧侶，主持建立聖維克多僧

院，後來爲中古時代神祕主義主要的堡壘。威廉留下了一個代理人主持聖母院的學校。這個新校長大概是『饕餮者彼得』，這混名是因爲他異常好讀書的緣故。這個新校長請阿柏拉德爲校長，而自己在手下做一個教員。但是威廉不贊成這種辦法，把阿柏拉德仍趕回麥郎去。他這種舉動激起了學術界的公憤，反而使他自已居於窘迫的地位。於是威廉便離開了巴黎。阿柏拉德仍舊回到巴黎，把他的營寨建立在仁未甫山（Ste Genevieve）上（照他自己的口語），就是從前洛塞林的學校舊址。在這裏都是一些世俗的教士，與那些正式的僧侶不大相容。像這樣聖母院和仁未甫便開始了一種激烈的學術界的戰鬪。我們看十二世紀時兩個僧侶所寫的聖哥斯文傳記（Life of St. Goswin），就可知正宗派的對於阿柏拉德是怎樣的看待，因爲正宗派的能力一部分就是無知。

最後，阿柏拉德把聖母院派的完全戰勝，把他們攻破了。後來他回到布勒塔尼，因爲他母親想要入院爲尼了。然後他又退休了一些時專研究神學，恐怕是有一點野心，雖則他從前所欲達到的聖母院的校長之職，現在已經是任他來接受了。然而他還是往拿旺（Laon）拜安瑟倫爲師，因爲

安瑟倫是當時最偉大的神學教師，正如威廉，以及後來阿柏拉德自己，認為是當時最偉大的辯證學家一樣。安瑟倫的記憶力很驚人，對於神父典籍也有非常淵博的研究，但是沒有創造的天才，這一次這個學生又變成了先生，從舊約的以西結書講起。他的文章實在是太好，不能讓他繼續做下去了。他完全被壓迫得不能伸張，於是又回到巴黎。

這時他一生中的黃金時代到了。據說他從各國吸引了五千多學生到巴黎來，這種話也并非言過其實的。當時的巴黎發展得非常之快，到十二世紀之末的時候，人口達二十萬之多，這種發達一部分也是因其是一個『大學城』之故，在阿柏拉德時代，還沒有什麼大學，但是促成大學之成立的，實以他的功績最大。布勒塔尼在當時歐洲算是最愚昧的地方了，然而有一個僧院長寫信給阿柏拉德說：『偏僻的布勒塔尼也遣送動物到你那裏來受教。』

阿柏拉德一天之中講演六小時之久，差不多日出時便開始；他的學生坐在乾草墊的地板上聽講，膝上放着記錄的木板。學生之中有英格蘭人，法蘭西人，諾爾曼人，勃艮第人，布勒通人，佛來銘人，日耳曼人，羅馬人等，但是沒有那一個團體是文雅的。各國的學生團體時有戰鬪發生，至於流血，

以致官廳和下手們不得不時常出來維持秩序。關於阿柏拉德的才藝和聲名，我們可從當時他的敵人們的評語看出來，特別是聖伯爾拿（St. Bernard）。

阿柏拉德離開波伊悉阿斯，卡息奧多刺，卡珀拉等那些窄狹的教科書，博覽琉坎（Lucan），奧維得（Ovid），賀拉西（Horace），惠吉爾，西塞祿，旁及朱味那爾（Juvenal），柏細阿斯（Persius），斯退細阿斯（Statius），斯韋托尼阿（Suetonius），發利立阿斯（Valerius），昆體良，普立細安等。他不大懂希臘文，更不懂希伯萊文，但是他藉着拉丁的翻譯和神父們的引證得知了許多希臘的著作。

到一一一八年，便造成了他對亞羅伊茲（Heloise）熱戀的悲劇。這故事大家都是曉得的，不必在此重述。他這次的罪惡和懲罰，把他整個的人生都改變了。亞羅伊茲入院爲尼，他自己便退隱到離巴黎六哩遠的聖得尼僧院（St. Denis），以躲避他的恥辱。

他在聖得尼的生活是世俗的，放蕩的。他現在充滿了改革的精神，與同院的人很不相合，於是又被迫去教書。他選擇的地點雖然是一個很小的鄉村，但一時就叢集了三千學生。新舊的仇敵對

於他這種成功覺得非常之驚訝，於是一時各方又詆誹他爲傳授異端的首領。阿柏拉德是一個理智主義者，而在那時期一個理智主義者是敵不過一般人的控訴。他有一本書是論『上帝的統一性和三位一體』，這種論文是免不了有一種異端見解的結果。他是傳到耍松（Soissons）的法庭受審。他的書焚燬了，拒絕他的申辯，把他軟禁在聖麥達僧院（St. Medard）裏。這次軟禁沒有經過許久，因爲現在一般學術界的公衆熱烈的堅持要釋放阿柏拉德。

他回到聖得尼僧院，因爲他反駁聖得尼從前在巴黎遭難的那些神話，因而不幸的受着窘迫。他被控到國王的法庭裏，因爲同侶中有幾個同情於他的幫助他，使他得以逃往宋判涅（Champanne）去了。後來聖得尼僧院的院長死了，纔未致第二次被捉受罰。接院長任的是著名的蘇格（Suger），允許他在院裏平安過着退隱的生活。他頗能安心過這種生活，但後來不得已的情形又迫着他去教書。現在聖伯爾拿對於他的敵視非常厲害。正當此時布勒塔尼有一個僧院無人主持，請他去當院長，這似乎是一條安全的路。但是住在院裏的僧侶實際上就好像一班強盜，憤恨他種種新的改革。他險些兒送了性命，然後逃到巴黎來，在附近一個地方教書。聖伯爾拿現在組織了一

個正宗派反對他的運動，一時爲阿柏拉德的辯論所挫敗，於是又訴之於羅馬。在羅馬就完全是聖伯爾拿的勢力了，教皇出了一個把阿柏拉德完全革出教會的通令，但是因爲克呂尼（Clugny）的可敬的彼得的從中幹旋，這通令纔未嚴格執行出來。這個著名的僧侶勸他自認錯處，算是一部分的取消通令。然後這個年紀已大氣勢衰餒的阿柏拉德，安靜的在克呂尼度他的餘年，并教授院裏的僧侶們。他在這裏雖然一一四一年時又被松斯參議會判過一次罪，但是仍讓他安然過活直到一一四二年他死的時候。

阿柏拉德的一生，可以表白這個最重要的過渡時期教育情形。這個過渡時期就是興起了一種新的神學和哲學興趣，大多數學生的集合將要組成爲大學的模範，理智與信仰的衝突等等。從這種混雜情形，後來有些學者如阿奎那（Aquinas）等，就找出了一條出路。在教育方面他們是反對那些僧侶和世俗的教會職員，而發動了十二世紀文藝復興的開端。

第六章 中古時代之初等學校及初級中學

(一) 僧院與教育

在西曆紀元後開始的數百年中，優良的道德爲一切的標準。從第三世紀到第五世紀，爲正宗派的信仰。從第五世紀大約到第十三世紀時，道德和信仰雖然并未完全忽略，但是新的着重點是替教會爭錢財爭勢力，特別是爲那些僧院。第一個時期是受着使徒宗教純希伯萊的影響，第二個時期是受着希臘和異教哲學反抗的影響，第三個時期是因爲一切對於教會嚴重的反抗都消滅而造成。

在第三個時期——就是早期中古時代——各僧院對於新的世界文化沒有什麼貢獻。他們主要的職務是宗教的，不是學術的。他們對於文學不過是盡保存之責，并未有增添的貢獻。他們貶

抑世俗的著述，把信心比真理還看得更重要。同時，他們對於神學有積極的進展，使那些在別處找不着安息的學者有一種理想的躲避之所，並且對於那些如英國的卡德夢（Caetmon）神聖之流可以從聖書和神話得到一種靈感，以免對付當時那種殘暴的半野蠻的實際社會。而且在他們的本範圍之內提倡了學術，不過是一種保守的精神。

本泥狄克丁學校（Benedictine Schools）——在僧院裏的學生，大半將來總是做僧侶的。有些中心城市，特別是像巴黎這樣大的城市，有一種歡迎外來學生的趨勢，收取學費。大概而論，關於平民的教育是世俗教士的職務，不是僧侶的職務。

兒童在很小的年齡就入僧院，在七歲便希望他們能背誦拉丁文的詩篇。在這時期他們便進僧院的學校，教以七藝。希臘文是完全不知道的，不過有一部分是因着愛爾蘭的僧侶的影響而保存着，這種影響伸張到歐洲許多大的僧院如聖伽爾，拿旺等。他們對於土語文也有相當的注意，但是總不及有永久性的神聖的拉丁文。名學者如比得，阿爾琴，馬路斯等的名聲都證明在黑暗時代本泥狄克丁的教育制度是很有勢力的。他們對於古代的學術如果沒有什麼進展，但至少未使其

滅亡，雖則僧侶除必須者外並沒有保存的責任。我們也不要忘記對於圖畫，印刷，建築，農業等技藝，僧院也有不少的開創者和出色的人物。

不過在另一方面，現代之所謂「科學的精神」，那時還並沒有什麼地位。除宗教的真理之外，他們並沒有爲真理而求真理的精神。凡神聖的神話，以理智的衡量看來無論是怎樣的虛假錯誤，但比起世俗的科學來，認爲對於心靈總還是要較好的糧食。僧侶的規條是注重在聖書的研讀，而不是在世俗學科的研究，後者不過是幫助前者的僕人而已。

左錄一節，是本泥狄克丁規條中對於僧侶的手工藝和課讀的規定：

關於每日之手工藝——懶惰是心靈的仇敵，所以在某規定的時間內，各兄弟們應當有手藝的工作，其他規定的時間內有聖書的閱讀。照這種辦法，兩季的時間都要分配好。從復活節到十月，從很早第一點鐘到第四點鐘，要出外做必須的工作。從第四點鐘到第六點，便要讀書。在第六點鐘吃過飯時，便要從棹旁起來到牀上去靜靜的安息一會，如果自己想讀書的話，可以不出聲看書，以免滋擾別人。第二餐飯的時間，大概是第八點鐘的中間，要吃得少一點；吃

後就要做所當做的工作，直到晚禱的時候。如果他們所住的地方貧窮或是有意外之事而必須自己去摘取果木的話，就不要再有所怨恨，因為像這樣用手工作纔算是真正的僧侶，正如我們從前的祖先和聖使徒們一樣。但是一切工作都要做得有節制，以防身心衰弱的過度之虞。從十月以後直到四旬齋的時候，頭兩點鐘都要讀書。在第二點鐘後便要舉行早禱。此後便要做所指定的工作，直到九點鐘的時候。到九點鐘第一次鐘聲響的時候，便要離開自己的工作，第二次鐘聲的時候便去用小餐，此後便讀書或讀詩篇。但是在四旬齋的日期，從天明到第三點鐘要做所指定的工作。在這些日子，他們每人分派有幾本圖書館的書，要依次完全讀完。這些書是四旬齋的第一天發出。最重要的，應當指定一兩個長者，當讀書的時間內在院內各處巡查，看是否有弟兄偷懶玩耍，或是不僅自己不讀書，而且滋擾別人。如果發覺有這樣的人，可以先告誡他兩次。如果以後他仍舊不知改過，則處以相當的懲罰，使弟兄們看了有所畏懼。在不適當的時候，弟兄們不當彼此接交。在禮拜日的時候，除有特別指定工作者外，全體都應當讀書。如果有人懈怠懶惰，不願意或不能讀書的話，就派以他能做的工作，以免其偷懶。凡是體

弱不堪的弟兄，就派以他所能做的工作，不使其偷閒。不可叫他們做太重的的工作，迫得他們不得不逃走。院長應當顧慮到他們的軟弱。

（二）中古時代學校之種類

一、僧院學校——很明顯的這些僧院對於世俗的事是取退縮的態度，而普通的教育並不是他們的職務。僧院的學校是教育那些將要做僧侶的，教以聖書及必需的關於七藝的粗淺知識。有時他們也接受外來的學生，這似乎是有點違法的；有時一個僧侶到一個貴族家當子女的教師，不過在大僧院裏教那些貴族侍從的，每每是世俗的職員。有時一個僧侶可派以主持一個公立學校，不過實在講起來這並不是一個僧院學校，而是在僧院監督之下的一個初級中學。此外，早期最好的學者都是僧侶，他們做研究工作，從事著述，不過僧侶都是獨身者，所以一個僧侶或牧師的學問每每是與他本人的死亡一同消滅了。

在一般標準的歷史中，關於僧院學校對於普通教育的功績，都沒有一種正確的了解。譬如在

英國的僧院學校所謂 Abbey Schools，在德國的所謂 Cloistral Schools，所提倡的是僧侶教育，不是普通教育，而時時總是特別看輕世俗的學問。雖則當查理曼時代在阿爾琴的影響之下，各僧院和教堂的學校設有音樂、算學、文法、作文等科目，雖則七八九年時亞亨（Aachen）的評議會也頒佈了這種命令，然而在虔誠的留伊斯（Lewis the Pious）之下八一七年的亞亨評議會時，卻禁止教會學校接收外面的學生：『除爲入僧院的學生之外，各僧侶不許開設其他學校。』如果初中學校付託與僧院辦理的時候（這也是常有的事），則教書的多半是世俗的教員。在李赤的記載上是用的『總是』兩個字，不過這也是言過其實，因爲阿柏拉德爲僧侶時，曾經派他主持一個公立學校。年青的姑娘和小男孩子們常常送到僧院裏去由女尼指教。但女尼不像男僧懂得拉丁文，所以是用本土語文。雖則在後期中古時代，對於僧侶想施行充分的教育，但是在宗教革命時代，他們大都是很無知的。在一三三五年本尼狄克特第十二（Benedict XII）命令各聖奧古斯丁和聖本尼狄克特僧侶要請一個文法的教師，一定是僧侶，同年也命令在英國百分之五的僧侶應當到牛津大學或劍橋大學去讀書，但是這種種辦法的結果并未能實現他們的期望，而同時

也足以證明在從前伊拉斯莫斯 (Erasmus) 及其他教皇時代，他們是怎樣任一般僧侶對於學問荒疏懈怠。

1. 教堂學校 (Cathedral Schools) ——在這一方面，教堂的學校大半是爲教會中世俗的職員而設的，在世俗中促進教會的工作，不是與世隔離。每主教都應當在本教區之內設立一個這樣的學校，附屬於他的教堂，施以拉丁文的教育。有些教堂學校似乎是從後期羅馬帝國時代繼續存留下來的。教堂的學校至少分有兩部，初中部和音樂部，各是分開的組織，各有不同的教師。從十二世紀末葉以後，神學部又與上述兩種分開。音樂部所教的拉丁文祇要學生能够唱拉丁文的頌詩和詩篇，但初中部則各項學藝都教授。在早期中古時代，教堂學校是公開於羣衆的最高教育機關，但是除了將來預備在教會做事的之外，進來讀書的很少，而且有許多貧寒的學生是由教會機關或主教等幫助，等他們畢業之後，將來爲教會服務。

在最初所謂教堂學校原是主教學校 (Bishops' Schools)，但是到十一世紀之末時，關於教育方面主教的職務由教育長 (Dean) 代替，依次在其下的爲訓師 (Preceptor)，監督 (Chan-